

酒精冰淇淋，到底是酒还是冰淇淋？

专家：酒精度超0.5%vol属酒类饮品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

调查动机

“酒精冰淇淋算不算酒？孩子能不能吃？”近日，北京市民赵女士来电咨询...

暑假他用自己零用钱买了多次酒精冰淇淋。在他看来，吃酒精冰淇淋是一件很酷的事...

8月16日中午，记者来到北京朝阳区一家网红意大利冰淇淋店，看到多名中学生模样的孩子...

在北京西城一家网红冰淇淋店内，一款鸡尾酒冰淇淋正在热销。粉红色的液体在透明的杯中摇曳...

对于未成年人食用酒精冰淇淋，家长们态度不一。受访者中，少数家长觉得孩子吃没问题...

而多数家长持质疑或反对态度。山东济南的张女士是一位10岁孩子的家长，她坚决反对孩子吃酒精冰淇淋...

酒精含量标注不明 大多没有风险提示

那么，酒精冰淇淋到底含有多多少少酒？它属于冰淇淋还是酒呢？

记者查看了数十款畅销酒精冰淇淋的外包装和线上销售的宣传页面，并咨询了其客服...

“少量具体是多少？”面对记者的进一步追问，某品牌酒精冰淇淋客服回复说：“没有准确数据”...

多位受访专家提出，含有酒精的冰淇淋应当标注酒精含量。酒精冰淇淋应视为食品安全许可目录中的其他酒类...

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，消费者享有知悉所购买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。酒精度数作为酒类饮品的核心要素，应当被消费者知悉...

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，学校、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

烟、酒、彩票销售网点。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、酒、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...

对于不少家长关注的未成年人能否少量食用酒精冰淇淋的问题，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兆娟给出了否定答案...

值得注意的是，记者调查发现，仅有茅台冰淇淋等少数此类商品在产品说明或宣传页面提示了风险...

此外，记者在线上线下购买酒精冰淇淋时，店家也没有进行“商品包含酒精”“未成年人请勿食用”等相关提示...

强化监管规范销售 履行家庭教育责任

多位家长提出，避免未成年人接触酒精冰淇淋，还得从规范酒精冰淇淋售卖入手...

对于中小学附近小卖部售卖酒精冰淇淋的现象，多位受访专家认为，小卖部此举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...

在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、青少年法治素养家校协同培养基地负责人张力看来，即使是酒精度低于0.5%vol的酒精冰淇淋...

“这里的0.5%vol只是国家确定的宏观管制标准，它无法准确适用于酒精对个体未成年人的健康风险判断...”

“相比纯酒类饮品，酒精冰淇淋对未成年人的吸引力更强，风险也更隐蔽性，建议完善相关法律规定...”

本报记者 周斌 文丽娟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一



漫画/高岳

“年轻人的第一口茅台”“网红上线，酒精棒冰”“微醺，甜如蜜”...

“孩子到底能不能吃酒精冰淇淋？”这成为很多家长的疑惑。《法治日报》记者近日随机采访北京、天津、湖南、山东等地数十位家长发现...

多位受访专家指出，根据2022年6月1日实施的国家标准《饮料酒术语和分类》，酒精度在0.5%vol以上的酒精饮料即属于饮料酒...

在线上购物平台、外卖平台，茅台冰淇淋、獭祭冰淇淋、马迭尔冰淇淋等销量都非常可观...

线下，各类酒精冰淇淋更是卖得火爆。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、山东济南、枣庄等地的十多家小卖部发现...

记者调查了解到，目前市面上已有不少品牌的酒精冰淇淋，如茅台、五粮液、泸州老窖、绍兴黄酒...

在包装界面标明酒精浓度、“过量饮酒有害健康”的警示语、“产品含有酒精，未成年人、孕妇以及酒精过敏者勿食用”的提示...

“商家想要售卖自制酒精冰淇淋，首先要取得酿酒的相关资质和许可。在具备资质的前提下，履行售卖酒精冰淇淋的相关义务。”张步峰说。

记者注意到，市面上还有一些风味冰淇淋，商家称加入食品添加剂而具有酒味，但不含酒精...

“相比纯酒类产品，酒精冰淇淋对未成年人的吸引力更强，风险也更隐蔽性，建议完善相关法律规定...”

“孩子的成长宜疏不宜堵。”孙雨涵的父亲说，在孩子擅自点火事件发生后，他并未打骂女儿...

“对孩子的正确引导，家长是重中之重。”

“多方共同参与，正确引导未成年人暑假的生活和学习安排，才能确保其身心健康、愉快度过暑假。”

头架烧烤架，没想到火苗引燃了车旁的废纸箱。火借风势快速燃烧，李斌与同学见状不妙慌忙撤离...

“对行动能力和识别能力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，猎奇心理若不加以正确引导，很容易酿出祸端。”

“那么，应该如何增强未成年人的消防安全意识？”

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水磨沟区分局南湖派出所所长李延北认为，未成年人正处于求知期，其安全意识正在形成...

“孩子的成长宜疏不宜堵。”孙雨涵的父亲说，在孩子擅自点火事件发生后，他并未打骂女儿...

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赵书城

假期“熊孩子”玩火险些酿成大祸

乌市多方引导增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意识



乌鲁木齐市第58中学教师赵婷婷告诉《法治日报》记者，在该校7月组织的一次暑期问卷调查中...

“暑期，未成年人多涉及烧伤烫伤、触电等消防隐患，根本原因除未成年人缺乏安全意识外，还有其较重的猎奇心理...”

今年6月，小学二年级学生孙雨涵讲了“卖火柴的小女孩”的故事，寒假带来温暖和光明的火苗引起她浓厚的兴趣...

7月15日，15岁的李斌观看短视频时对烧烤美食有了浓厚的兴趣，他向父母提出要去看烧烤摊...

“是真实的火灾现场，孩子们恐怕会错过最佳逃生时机。”

乌鲁木齐市第58中学教师赵婷婷告诉《法治日报》记者，在该校7月组织的一次暑期问卷调查中...

局巡控大队副大队长赵晓鹏对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充满担忧。

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区(新市区)分局巡控大队模拟电影院演练，这群平均年龄14周岁的孩子满怀好奇，四处探索...

模拟电影院里有10处座位被放置了酒精灯、打火机，若发现有人员擅自点燃酒精灯，幕后民警便会释放烟雾，启动警铃...

“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，除了学校和老师，家长也承担着重要责任。”

“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，除了学校和老师，家长也承担着重要责任。”

“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，除了学校和老师，家长也承担着重要责任。”

“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，除了学校和老师，家长也承担着重要责任。”

“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，除了学校和老师，家长也承担着重要责任。”

“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，除了学校和老师，家长也承担着重要责任。”

“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，除了学校和老师，家长也承担着重要责任。”

“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，除了学校和老师，家长也承担着重要责任。”

“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，除了学校和老师，家长也承担着重要责任。”

海南一中院判定合同无效

海南一中院判定合同无效 传媒公司与未成年人签订主播协议

本案中，双方签订《娱乐主播经纪全约协议》时，洪某系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...

近日，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，对网络直播行业发出警示...

2021年3月6日，原告传媒公司与被告洪某签订《娱乐主播经纪全约协议》，协议约定...

协议约定，洪某每天在线直播时长不低于6个小时，具体直播时段由公司根据直播平台特性安排...

此外，协议违约责任部分明确约定，若洪某擅自终止协议，应向传媒公司支付违约金...

协议签订后，洪某利用传媒公司提供提供的账号在直播平台上直播并发布短视频...

2022年7月17日洪某不再在该平台直播，传媒公司遂以洪某违约为由诉至法院，要求洪某支付违约金...

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驳回传媒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，传媒公司不服，上诉至海南一中院...

海南一中院二审判决书认为，洪某系未成年人，其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...

《娱乐主播经纪全约协议》无效，协议关于违约责任约定亦为无效，传媒公司依据该协议要求洪某支付违约金30万元及律师费，法院不予支持...

另外，《娱乐主播经纪全约协议》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网络直播来履行，其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，相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此系较为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...

本案中，洪某实际是以提供劳务方式与传媒公司合作并分配收益，虽双方签订协议无效，但洪某已实际提供部分劳务在性质上不具有返还可能性...

随着互联网科技的迅速发展，网络主播这一新潮职业不断出现在热点话题榜单上...

海南一中院二审判决书认为，洪某系未成年人，其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...

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驳回传媒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，传媒公司不服，上诉至海南一中院...

海南一中院二审判决书认为，洪某系未成年人，其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...

海南一中院二审判决书认为，洪某系未成年人，其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...

本案中，双方签订《娱乐主播经纪全约协议》时，洪某系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...

近日，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，对网络直播行业发出警示...

2021年3月6日，原告传媒公司与被告洪某签订《娱乐主播经纪全约协议》，协议约定...

协议约定，洪某每天在线直播时长不低于6个小时，具体直播时段由公司根据直播平台特性安排...

此外，协议违约责任部分明确约定，若洪某擅自终止协议，应向传媒公司支付违约金...

协议签订后，洪某利用传媒公司提供提供的账号在直播平台上直播并发布短视频...

2022年7月17日洪某不再在该平台直播，传媒公司遂以洪某违约为由诉至法院，要求洪某支付违约金...

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驳回传媒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，传媒公司不服，上诉至海南一中院...

海南一中院二审判决书认为，洪某系未成年人，其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...

本案中，双方签订《娱乐主播经纪全约协议》时，洪某系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...

近日，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，对网络直播行业发出警示...

2021年3月6日，原告传媒公司与被告洪某签订《娱乐主播经纪全约协议》，协议约定...

协议约定，洪某每天在线直播时长不低于6个小时，具体直播时段由公司根据直播平台特性安排...

此外，协议违约责任部分明确约定，若洪某擅自终止协议，应向传媒公司支付违约金...

协议签订后，洪某利用传媒公司提供提供的账号在直播平台上直播并发布短视频...

2022年7月17日洪某不再在该平台直播，传媒公司遂以洪某违约为由诉至法院，要求洪某支付违约金...

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驳回传媒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，传媒公司不服，上诉至海南一中院...

海南一中院二审判决书认为，洪某系未成年人，其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...